



李碧华

青蛇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李碧华
作品

青蛇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蛇/李碧华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133-1177-9

I. ①青…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7005号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13-1835

本书经香港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中国大陆中文简体字版本, 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转载。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青蛇

李碧华 著

责任编辑 汪欣 林妮娜 侯晓琼

特邀编辑 陈莹

责任印制 付丽江

装帧设计 韩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1.5

字数 280千字

版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1177-9

定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诱僧

251

秦俑

137

青蛇

1

青
蛇

我今年一千三百多岁。

住在西湖一道桥的底下。这桥叫“断桥”。从前它不叫断桥，叫段家桥。

冬天。我吃饱了，十分慵懒，百无聊赖，只好倒头大睡。睡在身畔的是我姊姊。我们盘蜷纠缠着，不知人间何世。

虽然这桥身已改建，铺了钢筋水泥，可以通行汽车，也有来自各方的游人，踩着残雪，在附庸风雅，发出造作的赞叹感喟，这些都不再那么容易就把我俩吵醒了。

西湖本身也毫无内涵，既不懂思想，又从不汹涌，简直是个白痴。竟然赢得骚人墨客的吟咏，说什么“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真是可笑。

我在西湖的岁月，不曾如此诗意过。如果可以挑拣，但愿一切都没发生。

远处，又传来清悠轻忽的钟声，不知是北山的灵隐寺，抑南山的净慈寺，响起了晚钟。把身子转了一下，继续我的好梦。

我不愿意起来呀。

但春雪初融，春雷乍响，我们便也只好被惊醒。年复一年。

我的喜怒哀乐生老病，都在西湖发生，除了死。我的终身职业是“修炼”，谁知道修炼是一种什么样的勾当？修炼下去，又有什

么好处？谁知道？我最大的痛苦是不可以死。已经一千三百多岁了，还得一直修炼下去，伊于胡底？这竟是不可挑拣的。

除了职业，不可挑拣的还有很多。譬如命运。为什么在我命运中，出了个小岔子？当然，那时比较年轻，才五百多岁，功力不足，故也作了荒唐事儿。

——我忘了告诉你，我是一条蛇。

我是一条青色的蛇。

并不可以改变自己的颜色，只得喜爱它。一千三百多年来，直到永远。

在年轻的时候，时维南宋孝宗淳熙年间，那时我大概五百多岁。元神未定，半昏半醒。

湖边的大树也许还要比我老。它的根，伸延至湖底，贪胜不知足，抓得又深又牢。

于此别有洞天，我也就蹿进去，据作自己的地盘。天性颇懒，乘机调匀呼吸入梦。分叉的长舌，不自觉地微露。

我躺在一块嶙峋大石的旁边。压根儿不知道它其实不是石头，而是石头鱼。

迷糊中，“它”黑褐的身子在水底略动。混沌而阴森，背上如箭一下蹿出，向我迸出毒汁。看不出那蠢笨东西，瞪着黯绿色阴森的小眼睛，竟把我当作猎物！

毒汁射在鳞片上，叫我一惊而醒。

太讨厌了。

自己不去修炼，专门觑个空子攻击人家，妈的我把尾巴一摆，企图发力——痛！

啊，原来这蠢笨之物毒性奇重，一瞬间我清楚地看到它一排细白但锋利的尖齿。

它吃得下我？我不信！

连忙运气，毒汁化雾竟攻入心窍，叫我一阵抽搐。糟了糟了，蛇游浅水遭鱼戏，这是没天理的。但那剧痛，如一束黑色的乱箭，在我体内粗暴地放射，我极力挣扎。它桀桀地笑了。

出师未捷身先死，我浑身酸软地在懊悔，何以我不安安分分做一条狰狞的毒蛇？好与之一决胜负，胜了即时把它吃掉。

我乏力地喘气……

——幸好她及时出现了。

不知何处，一物急速流动，如巨兽，却是优雅而沉敛。长长的身子迅雷不及掩耳地将它一卷，石头鱼受此紧抱，即时迸裂。她干掉它，在一个危难的时刻，却从容如用一只手捏碎了一块硬泥巴，它成了粉末。混作一摊黑水。

她在我中毒之处用力嘘一口气，那毒雾被逼迁似的，迫不及待自我口中呼出，消散成泡沫。

我望着七寸处，一身冷汗。

她是一条白色的蛇。不言不笑。

惊魂甫定。

我呆视对方的银白冷艳鳞光，打开僵局：

“谢你相助。”

她冷冷地瞅着我，既是同类，何必令我不自在？不过她是救命恩人，在她面前，我先自矮了半截。

半晌，她道：

“原来也是冥冥中被挑拣出来的试验品。”

“哦，”我恍然，“难怪我不得好死，只因死不了。但世上有那么多蛇，何以我们会与别不同？试验的是什么？”

“长生不老。”

“这有什么好处？”

“好处是慢慢才领悟到的。你几岁？”

我连忙审视身上的鳞片：

“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哦，已五百多岁了！”

她冷傲地浅笑。气定神闲：

“我一千岁。”

我对她很信服。近乎讨好：

“你比我漂亮，法力比我高强，又比我老——”

素贞与我，情同姊妹。

既然我俩是无缘无故地拥有超卓的能力，则也无谓谦逊退让。眼见其他同类，长到差不多肥美了，便被人破皮挤胆，烹肉调羹，一生也就完蛋了。我们袖手旁观，很瞧不起。正是各有前因，怎嫉妒得上？

我来的时候，正是中国文化最鼎盛的唐朝，万花如锦的场面都见过了，还有什么遗憾？盛极而衰，否极泰来，宋室南渡苟安，人民苟安，我俩也苟安。杭州变化不大。

素贞见的世面比我广，点子比我多。

便决定追随她左右，好歹有个照应。

那天我嗅到阵阵香气，打了个喷嚏。

“姊姊是你身上发出来的吗？为什么用花香来掩盖腥气馋液呢？我不习惯花的味道。”

“你不觉得闷吗？”

“不。我日夕思想自己何以与别不同，已经很忙。”

“我比你早思想五百年，到了今天依然参不透。我俩不若找些消遣。”

她在我跟前旋身。

她穿上了最流行的服饰，是丝罗的襦裙，裙幅有细裱，飘带上还佩了一个玉环，一身素白。

原来她用郁金香草研汁，浸染了裙子，所以，在旋身走动之时，便散发出香气来。

于是我也幻了人形，青绫衫子，青绫裙子。自己也很满意。

初成人立，犹带软弱，不时倚着树挨着墙。素贞忙把我扶直扶正，瞧不过眼：

“人有人样，怎可还像软皮蛇？”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人要直着身子走，太辛苦了，累死人！”

“这有何难？看，挺身而出不就成了？”

“人都爱挺身而出，瞎勇敢。”我喃喃咕咕，“唉，这‘脚’！还有十只没用的脚趾，脚趾上还有脚甲，真是小事化大，简单化复杂！”

“你不也想得道成人吗？”

“是是是。”

我临水照照影子，扭动一下腰肢。漾起细浪，原来这是“娇媚”之状，我掩不了兴奋，回首一看素贞，她才没我大惊小怪，不当一回事地飘然远去，我自惭形秽，就是没见过世面，扭动夸张。

既是装扮好了，便结伴到西湖漫游去。

上孤山，踏苏堤。

到了西泠桥畔，近面即见一座石色黝绿的古墓，亭前石柱有联曰：

“桃花流水杳然去，油壁香车不再逢。”

这是苏小小的芳冢。

“苏小小？是谁呢？唤作‘小小’，一看便知是短命种。”

“小青别贫嘴，别因为自己长生，嘲笑别人短命。”

我撇撇嘴：

“她不会知道啦。我又不认得她。啊对了，你认得她吗？”

“认得。她就是南齐时人。”

“哦，那是你的时代。”

“据说她是一个娼妓。”

“娼妓是什么？”

“这……听说是要陪伴不同的男人。”

“男人是什么？”

“小小写过一首诗：‘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泠松柏下。’男人也许就是‘郎’吧。”

“哈哈！枉你修炼比我早，原来你也不知道男人是什么！”

“谁说我不知道？”素贞不堪受辱，杏眼圆瞪。蛇的眼睛，瞪得一望无际。

“你讲解一下好吗？我实在不知道——当然，我见过，但我不知道。”

“那是一种——叫女人伤心的同类。”素贞试图把她的耳闻目睹，以显浅话语给我细数前朝：“苏小小的男人，叫她长怨十字街；杨玉环的男人，因六军不发，在马嵬坡赐她白练自缢；鱼玄机的男人，使她嗟叹‘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霍小玉的男人，害她痴爱怨愤，玉殒香消；王宝钏的男人，在她苦守寒窑十八年后，竟也娶了西凉国的代战公主……”

我听得很不耐烦，就在西泠桥畔小小墓前，瘫倒大睡。素贞怎么推，都推不动。

那与我无关的故事，他人的伤心史，册籍上的艳屑。真的，有什么好听？

我最大的快乐是吃饱了睡，睡饱了吃。五百年不变。

不过幻化人形也是一项有趣的消遣。有时我俩也勤于装扮，好叫对方耳目一新。我俩学着妇女们因袭唐代之旧，以罗绢通草或金玉玳瑁制成桃、杏、荷、菊、梅等各种花朵，簪插髻上；或设计些石榴、双蝶、云彩等绣花，缀在裙裾间；或在鞋上绣了飞凤彩鸟，款步而过。简单快乐。

我相信素贞其实也不知道男人。她什么都假装知道。

寒来暑往，过了不少日子。直至有一天——这天正是阳春三月三，西湖边柳条嫩绿，桃花艳红，有一个白发白须老头儿，挑副担子来卖汤圆。他扯开嗓门直喊：

“吃汤圆啰！吃汤圆啰！大汤圆一个铜钿卖三只，小汤圆三个铜钿卖一只。”

我们混迹人丛，听着也笑起来。

有人说：

“老头儿呀，你喊错了，快把大汤圆和小汤圆的价钱换一换吧。”

他不听，照样大喊：“大汤圆一个铜钿卖三只，小汤圆三个铜钿卖一只。”

人们朝他担子围拢，都买大汤圆吃。转瞬间，锅里的大汤圆就捞光了。

我和素贞站在一旁，看见这光景，也不明所以。真是，谁还会花钱买他的小汤圆？

那老头儿朝我们一眯，我一时兴到，便掏出三个铜钿来买他的小汤圆，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我千不该万不该，买了他的小汤圆，一切都是我的错。如果不买，什么都不会发生。

他接过钱，先舀一碗开水，再舀一只小汤圆在碗里。端着碗蹲下身来，用嘴唇朝碗里吹口气，那小汤圆绕着碗沿，咕碌碌滚转起来。

老头儿见我和素贞好奇地注视着，心中不无得意，于是再舀了一只小汤圆，道：

“这是送的。”

他把碗端过来，两只团团乱滚的小汤圆，十分诱惑。扑鼻的异香，动人的色相。

而且，人人吃了他的大汤圆，都赞不绝口，可见也是人间美食。

素贞自恃有千年道行，我好歹也修炼五百载，有什么顾虑？我俩不怕毒药——我俩本身已是毒药！

谁知舀起汤圆，正想吃时，那东西就像活过来似的，一下子蹦进我们口中，直滑溜到肚子里，再也不肯出来了。

老头儿哈哈一笑，变回真身。原来他就是吕洞宾！

这个杀千刀的色情狂，诳了我们吞下他的七情六欲仙丸……

哼！“吕洞宾”，一听他的名字就知他决非正人君子了。象形、形声、指事、会意、转注、假借，在在也显示出这名字之不文。名字那么不文，人更不堪。他是我们的前辈，也是专业“修炼”，道行自是更高，不好好朝仙班上攀，反四出调戏女子，凡间的仙界的，他都跃跃欲试。有空便游戏人间，从来不想想，一时的玩乐，会贻下什么祸患。

“两位姑娘，你们着实也太闷了吧，吃了我的汤圆，开了窍，你们，哈哈！……”

然后扬长而去。

留下一个汤圆摊子，谁收拾？

留下我俩目瞪口呆，面面相觑，谁收拾？

一发不可收拾。

这祸是我惹的。直到如今，八百年了，仍是我心头的一个疤。

当下，匆匆回到西湖断桥底下，在地面蜿蜒扭曲挤压，企图把

那小汤圆给弄出来，谁知它就像人间的是非，入了肺腑，有力难拔，再也弄不出来了。

我们静待它消化。

心想，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尤，不应该遇到报应呀。也许吕洞宾只是开玩笑。

过了几天，没有异状。不痛不痒，无灾无难。那小汤圆是——什么七情六欲仙丸？一定是仙家的丹药，用以增加功力的。

渐渐，我便把此事置诸脑后了。

一天我悠悠醒来，不见了身畔的素贞。

她一定是到那烟霞洞、石屋洞、水乐洞等处徜徉了。我找她去。但她没有钻洞，她在花港牡丹丛畔，凝望着水中那鲜红嫩橙、双双泛游的金鱼。

“姊姊，”我喊她，“你今天装扮得真好看！”

她幽幽回过头来：“一个女人装扮给另一个女人欣赏，有什么意思呢？”

“一个女人赢得另一个女人的赞美，又有什么乐趣呢？”她在那儿叹息。

我愕然：

“你不喜欢我？”

“喜欢。”她道，“但难道你不疲倦吗？”

“我五百年以来的日子，都是如此度过了。”我有点负气，“对你的欣赏和赞美并不虚伪。如果虚伪，才容易疲倦。”

她不管我，自顾自心事重重地踏上苏堤。我缠在她身后，絮絮叨叨：“你不喜欢我？你不再喜欢我？”

苏堤，这是西湖上自南到北的一条长堤，刚由一个唤苏东坡的才子修建好。正是暮春三月，中间六条桥：映波、锁澜、望山、压堤、

东浦、跨虹，更是古朴美观，堤岸百花争妍，芬芳袭人，在这六桥烟柳、苏堤春晓的辰光，我不明白，一条蛇还有什么心事？

素贞近乎自语地对我说：“你看，这里有一丛花，我说最爱的是那一朵。有一个人听见了，他自我身边走过去，慢慢儿摘取，替我插戴起来，哎！这真是人生难以形容的乐趣。”

“我替你摘取不好么？”

她一点都听不到我反应：

“如果我不肯，他一定要。他会哄我：这花，只有你才衬得上呀。于是我便听从他的话。这有什么难？只要我稍为降低自己——”

“你不是说——？”

“正是！我希望有一个这样的男人！”

“哈哈！真是失心疯，你曾说过，看不起这种动物，因为他们质素欠佳。”

“是吗？”

“你记得吗？你说中国最优秀的才子都在唐朝，但他们全都死去，太迟了，到你想要一个男人时，男人明显地退步。”

晚上，我俩自湖底出来，吸收青烟紫雾。我的热情阴凉，没有她兴致好。

“小青，我想通了！”

“我不管！”

“小青妹，”她来拉我的手，“我并不打算要一个优秀的才子呀。你看，这些自诩为人中之龙的动物，总是同行相轻，恃才傲物，且也不懂得珍惜女人的感情，轻易地就以‘潇洒’作为包装，变心负情。我不要这些。”

我觉得好奇了：“你要什么？”

“任何男人跟我斗智，末了一定输，因为我比他们老一千岁，

根本不是对手。”素贞的眼睛在黑夜里晶晶闪烁，“我只要一个平凡的男人。”

哦！她改变主意了。也许这是她一直以来的主意。我不知道，我没有她那么处心积虑。只因她的愿望，好似令我们平静的生活，有了涟漪。后来才发觉，不是涟漪，而是风波。

“平凡的爱，与关心。嘘寒问暖，眉目传情。一种最原始的感动。”

“平凡好吗？”

“小青，我们自身也已经够复杂了。”

“但——你不过是一条蛇。”

她听了这话，默然片刻。

是的，五百岁的蛇，地位比一千岁的蛇低，但一千岁的蛇，地位又比才一岁的人低。不管我们骄傲到什么程度，事实如此不容抹煞。人总是看不起蛇的。我们都在自欺。

“还有，你要天天接受太阳的炙晒，令自己的血变暖；你要用针线把分叉的舌头缝合，令它变短；你要坚持直立，不再到处找寻依凭；你要辛勤劳碌，不再懒惰……还有，你要付出爱情，否则交换不到什么回来。”

在我长舌乱卷、口若悬河之际，素贞认真地思考。

我企图加以阻拦：

“姊姊，真的，人类，一朝比一朝差劲，一代比一代奸狡，再也没有真情义了——但我永远都有。”

“我喜欢你，”她说，“我甚至爱你。但，男人，那是不同的。”

男人，男人。

这样的春心荡漾，春情勃发。

素贞喃喃：“好歹来了世上……”

这回轮到她默然。